



长白山文化典藏
THE CHANGBAI MOUNTAINS
CULTURE COLLECTION

庄严 主编

吉林二人转集成

历史卷

王兆一 王肯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白山文化书库
THE CHANGBAI MOUNTAINS
CULTURE COLLECTION

庄严 主编

吉林二人转集成

历史卷

王兆一 王 肯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林二人转集成.历史卷 / 庄严 主编; 王兆一 王肯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6
(长白山文化书库)

ISBN 978-7-5387-4628-0

I. ①吉… II. ①庄… ②王… ③王… III. ①二人转—戏剧史—吉林省 IV. ①J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6138号

出品人 陈 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魏洪超

装帧设计 孙 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吉林二人转集成·历史卷

庄严 主编 王兆一 王肯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363千字 印张 / 22.25

版次 /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9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编委会名单

主 任：庄 严

编 委：许云鹏 林 君 冯 晨 刘丛星
 苏 威 孙喜军 周 刚 杨舟贤
 孙桂林 罗成金 王兴隆

顾 问：王兆一（理论） 那炳晨（音乐）
 于永江（编剧、理论） 王忠堂（表演）
 田子馥（理论） 刘 峰（导演）
 韩子平（表演） 金世贵（音乐）
 张 震（编剧） 郑淑云（表演）

编委会主任：孙桂林

特 约 编 辑：赵志强 张 朋 秦 政 姜 彤

编辑说明

吉林省二人转创作和演出历史悠久，有关二人转的资料整理、理论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厚。从中撷取代表吉林二人转发展成就的作品、论文、回忆录等文字浓缩在《吉林二人转集成》有限的篇幅里，并非易事。经过相关专家反复论证和推敲，确定了各卷内容及收录原则和编辑体例。

一、各卷内容

《吉林二人转集成》分历史卷、史料卷、剧本卷、论文卷、纪事卷、综合卷、音乐卷七大类，总计十七册。其中历史卷一册，收录王兆一、王肯先生的专著《二人转史论》；史料卷二册，一册收录老艺人口述史，一册收录老艺人谈艺录；剧本卷六册，收录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13年创作、整理并演出的优秀剧本五百八十一部；论文卷四册，分别以“领导看二人转”“专家看二人转”“二人转艺术家谈二人转”归类；纪事卷一册，概要记录1800年至1988年的二人转“事件”及活动；综合卷一册，是对吉林二人转创作、演出及相关团体和相关人物的综合记录；音乐卷二册，除汇集“九腔十八调”的重要曲牌，也收录了新时期二人转音乐家的创新之作。

二、收录原则

剧本卷所收录剧本全部是经过舞台实践并受到观众欢迎和专家好评的舞台演出本；论文卷收录出版社出版及专业报刊发表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文字，同时兼顾不同时期二人转理论家的理论建树。

入选的剧本、专著、论文和唱腔曲谱，除对个别字句加以订正外，基本保持原貌，以保留其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

三、编辑体例

《吉林二人转集成》编辑采用分类基础上的编年体，即每卷根据剧本和文章类别或单列卷、或划分栏目后，再以演出和发表顺序排序，以方便查阅。

《吉林二人转集成》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省内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二人转演出团体及二人转艺术家们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时代文艺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谢。

《吉林二人转集成》编委会

2014年8月

弘扬长白山文化 打响吉林特色地域文化品牌

王儒林

吉林有文化，而且吉林文化有底蕴、有潜力、有特色、有希望。从前郭县王府屯距今约一百万年的石制工具到距今十六万年的桦甸仙人洞和距今三万年的榆树人，从燕赵文化东进到汉武帝设四郡，从夫余、高句丽、渤海文明的兴衰更替到辽金、清朝问鼎中原，从抗日烽火、解放硝烟到新中国老工业基地的红色记忆，从二人转、吉剧、长影到吉林期刊、吉林歌舞和吉林电视剧现象，勤劳智慧、淳朴善良、勇于开拓的吉林人民在白山松水间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一道独特风景。

文化与山素来结缘，正如泰山之于鲁，嵩山之于豫，黄山之于皖，长白山是吉林的象征、吉林的品牌。吉林文化始终与长白山难舍难分、血脉相连，集中体现于长白山文化之中。长白山文化发源和根植于吉林沃土，是包容吉林各民族文化、蕴含吉林发展历史、反映吉林人性格特质、凸显吉林气派的“大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构成了吉林文化的骨骼和脊梁。在地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的当今时代，大力弘扬作为吉林文化标志性符号的长白山文化，把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保护好、挖

掘好、利用好、开发好，对于打响吉林特色地域文化品牌，铸造极具时代内涵的吉林精神，提升吉林文化软实力，凝聚吉林改革发展正能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以优秀吉林地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长白山文化建设，出台了《长白山文化建设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了长白山文化建设工程，在长白山文化资源保护研究、挖掘整理、开发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长白山文化理论研究，丰富长白山文化内核和外延，进一步加强长白山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展示推介力度，扩大长白山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对长白山文化内涵的拓展和提升，把长白山文化资源更好地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长白山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推动吉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实现富民强省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贡献。深入挖掘、研究、整理长白山历史文化，既是一项宏大浩繁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工程。希望有更多有识、有志之士投身长白山文化事业，让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惠泽于未来。

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编撰的《长白山文化书库》系列丛书，是长白山文化建设工程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丛书从基础研究、地方特色、主要艺术门类三部分，对长白山文化的历史资源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挖掘和整理，堪称长白山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鸿篇巨制，不仅对研究和宣传长白山文化大有裨益，而且对培育吉林文化品牌、树立吉林文化形象也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丛书即将付梓之际，谨表祝贺并向全体工作人员致以问候。

主编寄语

庄 严

作为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二人转在诞生至今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备受广大东北群众的喜爱。她是东北黑土地孕育、生长的灿烂果实，是东北人审美情趣和性格的艺术展现。二人转旧称“蹦蹦戏”，1951年5月5日新中国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强调了地方戏的作用，艺人们学习后一度将其称之为“地方戏”或“东北地方戏”。1952年12月，经艺人们讨论，定名“二人转”，之后迅速普及，直至今日。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二人转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东北，各种形式的小剧场演出使二人转红遍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这在国内的其他民间艺术形式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典范。

吉林二人转，跨越二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诞生至解放前的自由生长、解放后的保护发展和改革开放至今的繁荣火爆三个重要阶段。拥有王兆一、王肯、程喜发、李青山、那炳晨、于永江、王忠堂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老一辈二人转艺术家，更有韩子平、董玮、闫淑萍等新时期的代表人物。东北风大剧院、和平大戏院等团体是吉林二人转市场的主力军，有“客来吉林转，必看二人转”的说法。作为东北地区和吉林地方特有的艺术品种，“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万人围着二人转”就是二人转演出火爆热烈的真实写照。

纵观二人转二百多年的发展史，当代二人转艺术必须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弘扬平民精神，发挥土野之美、丰富样式、鲜活语言的艺术特色，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精神、观众审美和市场需求。所谓“平民精神”，是指二人转演员在台上塑造的应该是广大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人物，他们身上反映的是审美主体也就是观众的是非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在审美过程中产生共鸣，自然而然深入心灵引发快感。所谓“土野之美”，是指二人转创作离不开东北黑土地的滋养，其中深蕴着东北人刚烈、豁达、粗犷与开朗、幽默、乐观的性格。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难岁月中，二人转的插科打诨、幽默诙谐为人们疏解压力、消愁解闷、取乐逗趣，二人转最有代表性的娱乐功能和喜剧精神，正是东北人乐观向上的人生哲学的艺术体现。所谓“丰富样式”，是指二人转具有“千军万马，就凭咱俩”的独特舞台样式，更有“说、唱、扮、舞、绝”五位一体的艺术元素，可以一枝独秀，也可相映生辉，自由组合起来，就能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观众需求。二人转天生具有“化他为我”的传统，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开放、包容、吸纳、消化的平台。从莲花落、秧歌，到歌曲、舞蹈、杂技，无一不是取其精华，化为我用。所谓“鲜活语言”，是指二人转最具东北特色的元素之一——“东北方言”。这是东北地方民间文学和百姓社会生活的直接体现。“东北话”的感染力已经受到全国乃至世界的广泛承认，诙谐、幽默、风趣、讽刺，可意会不可言传，调皮话、疙瘩腔，让人捧腹之余又拍案叫绝，喜中含泪、悲中带笑，只有“东北话”才能有这种效果和感染力。

长白山下繁花盛，吉林大地绿意浓。吉林省是二人转艺术的主要发祥地，吉林的文艺工作者在二人转艺术的文学意境、音乐情调、表演特色、剧目创作、理论实践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建树。随着二人转艺术的不断发展演变，在继承传统贴近现实、剔除糟粕升华艺术、改变低俗格调弘扬民族精神的现实需求之下，我们有必要全面梳理总结

二人转形成二百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并从中探寻二人转艺术与当今时代共振的频率，赋予这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艺苑奇葩以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我们编辑出版《吉林二人转集成》的初衷。

作为吉林地方戏“吉剧”的艺术母体，在吉林省委、省政府实施“吉剧振兴工程”之际，我们全面回顾总结二人转这一民间艺术的历史、剧目、音乐、理论，必将为吉剧振兴注入更多的艺术养分，更好地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希望在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让吉剧和二人转这两个最能代表吉林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品牌取得更大发展。

2014年8月

自序

回顾二人转悠长的历史进程，发现好多应当珍视的轨迹：令人思索二人转的活力来自何处，民间的艺术思维与创造有何特点，从昨天一步步走来的二人转将怎样走向明天等好多问题。

一、人是二人转历史活动的核心

民间艺人和民间观众是二人转的创造者。而二人转艺人和观众又以农民为主体。绝大多数二人转艺人出身于农民，绝大多数观众也是农民。因此，可以说二人转的演出行动和观赏行动，都是农民的一种艺术行动。而二人转艺术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自然同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东北农民分不开。

熟知东北农民，是把握二人转历史趋向和探寻二人转奥秘的一把钥匙。但这又是一把不同寻常的钥匙。

按常规，一头是生活，另一头是艺术，中间要经过艺术家头脑的反映，生活才会变成艺术。

生活变成艺术的中介是人。二人转也是。但作为二人转艺术中介的民间艺人，同二人转艺术的观众，亲密无间。正如二人转从发生到发展进程中所展现的那样，二人转艺人像熟悉自己心态那样熟悉观众的心态；像表达自己愿望那样表达观众的愿望；像泄发自己情感那样泄发观众的情感。艺人与观众之间的投合默契，几乎达到艺人即观众的程度。这是二人转活力之源。

时代变化，观众审美取向有连续性，也有变异性。二人转艺人的演出也必然随着观众观赏趣味的变异而发展。即如艺谚所说“同观众走一条道”。东北农民随着时代前进，二人转也必然同前进中的农民一道向前。历史告诉我们：不能把“昨天的二人转”当作不变的准绳来捆绑“今天的二人转”；历史也告诉我们：“今天的二人转”是同观众一道从昨天走过来的，那种抛弃传统另起炉灶的做法，也必然为观众所抛弃。

因此，当我们说二人转是农民的艺术时，不应忽略是发展变化中的农民的艺术。同时，随着演出场地的变异，二人转也在默默地变异着。过去为大多出

身于农民的矿工、木帮演出，有变移而不显著。为城镇市民演出，变异就稍大些。但这并未形成市民的二人转。因为某些市民的观点、情感和审美趣味仍有好多同农民相通处。如果期望有“城市二人转”出现，“人是二人转历史活动核心”这一条历史经验仍然在起作用。演出的人同观赏的人依然要亲密无间。如果理想、观念、情感、趣味等人的心态不是城市的，只穿上城市的时装，表现城市的题材，未必能深深打动城市观众的心。当然，城里人也看乡下的戏，乡下人也看城里的戏；文人也有瞩目于民间艺术的。因为除了人们有喜新猎奇等审美要求外，城乡文明之间也有共同的情感与理念。但像二人转这样植根于民间，热爱民间，始终坚持民间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接受方式，始终把适应并提高观众审美趣味当作生命对待。这就是二人转生命力极强的原因之一。

二、民间自有真情在

回顾二人转的历史，一点突出的感受，是艺人同观众感情的交融，是那种自然流淌出来的东北民间的真情！

在彩扮的一女一男的背后，在一女一男跳进那些历史人物的背后，不论是才子佳人，还是帝王将相，他们都成了东北民间种种人物的“载体”，抒发的是质朴的民间感情。这是民间艺术创造的最可贵的品质，也是某些文人创作企盼达到而很难达到的境地。

早期的二人转，农民自娱自乐，自然是毫无掩饰地抒发劳作终岁难得一乐的真情；后来出现了职业艺人，依然是农民演给农民看，农民的情感感染着农民。

首先是情感的自然真挚，不造作，不矫饰。单看二人转唱词，已经感受到情感的朴实；目睹二人转艺人场上的演唱，会更强烈地感受到情感的直率。不论是唱、是说、是扮、是舞；也不论是喜悦的、忧伤的、激愤的、豪壮的，都可以从那看起来有些粗放、稚拙的表演中感受到只有民间才有的真情。

其次，真情出自艺人与观众的切身感受。台上的喜怒哀乐，出自台下的悲欢离合。民间艺术的形象，不论是现实的，历史的，传说的，神话的，寓言的；也不论怎样夸大和变形，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民间艺术和观众的心中实实在在的感受。民间艺术向来不从概念出发。

二人转是黑土地野生的花木，散发的是出于天成的异香；二人转又如大山里涌出的清泉水，流得那样自然，那样顺畅，那样无拘无束。

三、历史形成的独特形态和审美个性

二人转的形态和个性是经过历史长期的选择和磨炼而成的。有些是在历史进程中通过长期实践而取得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人们常说，二人转要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我们至今还不能准确地列出几条规律，因为这还要作更加认真细致地研究。目前只能从二人转的发展史中，谈一些我们发现的比较重要的问题。

（一）二人转的“二”。

有些学者从《易》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论述过二人转的“二”。我们在这里只想从二人转史的实际出发，来总结这个“二”。二人转萌生于“二”——一女一男两个彩扮的演员；彩扮成一美一丑两个中性形象；并沿用一上（上装）一下（下装）两个秧歌的称谓。这女与男，美与丑，上与下搭配成“咱俩”也就是“二”的基本形态。

我们应当珍视并深入研究这个基本形态。应当重视某些学者从文化学、民俗学的角度，把“二”的形态视作中国思想和审美意识中的一种文化艺术积淀，视作阴阳变易的一种表现。在这里，我们只从作为表演艺术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分析。

表演艺术“二”的形态并非二人转所独有。《新唐书》记载的“合生”就是一女一男对面歌舞科白的形式，可见古已有之；而对口相声、对口莲花落等曲艺的“二”，流传很广；特别是好多剧种都是从小旦小丑所谓“两小戏”，也就是从“二”起步，逐步发展成“三小”“半班”直到行当齐全的大戏。而二人转非但从“二”起步，在行走二百余年的漫长行程中始终保持并发展这个“二”，直至今日，依然闪烁着“二”的光彩。二人转为什么会走这样一条自己的路？先从分析“二”的优长和局限入手。

“二”的优长，是一女一男、一美一丑、一上一下，对比鲜明，便于表达男女爱慕之情；便于相互竞技；便于即兴表演；便于同观众直接交流；便于随地集人围观；便于适应观众多样的审美需求；便于充分发挥唱、说、扮、

舞的技艺；便于随时吐纳其他艺术形式的东西；也便于在寒冬过长的东北山乡室内演唱，等等。总之，“二”的最突出的长处，是灵活，是一种难得的活的艺术。

“二”的局限，是简单而又初始。简简单单两个人，叙事还可以，如果扮演人物，一女一男，一旦一丑扮演多种人物，终有局限性。正因如此，有些剧种初始是小旦小丑的“两小戏”；逐渐增添一个小生变成“三小戏”；进而又增加老生、老旦、花脸等行当成为“半班戏”，再有武生、武旦、武丑，生、旦、净行又有更细的分工，就发展成能文能武齐全的大戏。

同样受“二”局限的二人转，在解放前未走也不可能走向大戏发展的路。二人转小班少则三五人，多至七八人，游荡在人烟稀少的关东大地和山林，过长的雪地冰天，面对穷苦的乡亲，寒冬只能在伙房、车店等较大的室内演唱，进不了城市大剧场，演不了大戏；最重要的是东北山乡观众喜爱这简单而又火红的小班，喜欢这小型多样的演出，始终迷恋着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形式。而二人转也并未满足于自己的简单与初始的状态。

二人转的路，是把“二”这个最简单的形式同最丰富的变化结合起来，使“二”这个初始的形态发展成同时代一道前进的也可算是一种现代的独特形态。

从二人转史可见这种发展变化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坚定地不断丰富作为二人转主体“二”的表现力。把二人演多角的局限性变成二人演多角的灵活性和独特性；使观众有一种在固定角色的大戏里感受不到的新鲜感；使观众有一种参与创造的乐趣；使时空变换、人物变换、技艺变换有更大的自由。使二人转的基本形态——一女一男两个彩扮的演员又唱又说又扮又舞跳进跳出地表演一个叙事兼代言的诗体故事，成为现代表演艺术中仍有生命力的群体创造的立体艺术。它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接受方式引起中外人士的兴趣。从戏剧角度看，这个“二”——两个人一台戏，这戏剧提供了好多可供思考与借鉴的东西。

其次是二人转并未把自己捆在戏剧的领域内。它依然发挥说唱之长、歌舞之长，甚至是民间的笑话、杂技之长，使这个“二”，简单的二人表演，可当戏剧看，当歌舞看，当说唱听，当笑话听，当一种融合于“二”的统一风格的小型多样的艺术盛会来欣赏。观众欣赏二人转，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也分

别欣赏二人转唱、说、扮、舞等技艺。特别在过去很少有机会看一次演出的穷乡僻壤,“二”可以满足观众多样的审美需求。

再一种情况,在二人转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拉场戏和单出头。即所谓二人转、单出头、拉场戏“三位一体”。“三位”不是“三合一”,也不是“三足鼎立”,而是以“二”为主干派生出来的“单”与“戏”,它们是同种、同根、同株。形态稍有别,血脉却相通。其实单出头同拉场戏应属一枝,同是向戏曲发展的初级形态。不同处,单出头是一个人的戏,拉场戏是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的戏。虽曰戏,但它们同在二人转小班演,同归二人转演员演,更重要的是同用二人转唱、说、扮、舞的表现手段,同属二人转的表演体系的韵律风格。因此,单出头和拉场戏增添并丰富了二人转的样式,却未能取代二人转主干。最有特色的依然是“二”。

关于“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彩扮的“二”,不是素扮,也不是人物扮。彩扮不同于曲艺的素扮,也不同于戏曲的按剧中人物扮。彩扮是穿彩衣,化彩装,有助于“咱俩”跳进跳出扮演“千军万马”的中性的装扮。这是由“二”的艺术个性决定的,便于跳进跳出扮演多种人物,可塑性强。当然,从二人转的发展看,彩扮也在发展。最初因陋就简,基本上是秧歌队中的上装下装的扮演法,有的还要简陋,女插花男拿棒,就算是中性彩扮的一“旦”一“丑”的形象。继而学戏曲的大扮、古扮,依然是中性的彩扮。有些讲究的艺人注意彩扮同剧情靠近,也不过是苦戏穿素淡的,喜剧穿鲜艳的而已。依然保持中性特点。这是涉及“二”的审美个性和表达方式的重要问题之一。忽视这个好像小节的扮法,如果完全按人物扮,就会影响艺人与观众共同创造形象,就会影响变换人物与时空的自由。

二人转的“二”,确实是掌握二人转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思维、表达到传播、接受都在受这“二”的支配。重视它、掌握它,就会充分发挥二人转活的艺术的优长,产生独特的魅力;忽视它、抛弃它,就会使二人转变成呆板乏味的“死”表演。

(二)“我”和“你”是实的,“他”是虚的。

从艺术创造过程看,“我、你、他”的关系,就是演员和观众和角色的关系。二人转的“我”(演员)和“你”(观众)是实的,有时跳进角色的“他”是虚的;虚在似与不似之间,时有时无之间,形象与意象之间。因为

“他”是“我”和“你”共同创造的产物。

二人转的演员“我”，不要求也不可能化成角色“他”。因为中性彩扮的“我”要一人演多角，也就是“我”一人要演好几个“他”，怎能像话剧那样化成某一个“他”！同时，二人转的演员“我”，时断时续跳进跳出某一角色，通过唱、说、扮、舞引起观众“你”的联想和参与，要靠“你”在观赏过程中的想象来丰富“他”，完成“他”。二人转观众感到惬意的、满足的，也往往产生在这种参与创造，积极运用自己想象力的审美活动当中。

二人转表演的生命力和诱人的魅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这种“我”和“你”的关系。“我和你”不隔着，“我和你”同喜同悲，“我和你”共同创造“他”。甚至“他”要受“我和你”的摆布，“他”要服从“我和你”的观念、情感、审美趣味的变易。“他”不似戏剧角色那样实，而且由“我”唤起“你”的联想中的意象，“他”虚在几代艺人和观众的头脑里。人言“实作则有尽，虚作则无穷”。二人转的“我”总是给“你”无穷尽想象创造的余地。

从传播学来看，“我”和“你”这种“观”“演”关系，双向交流，当场反馈，是天性，是本能，也是生命。二人转活在观赏中，一刻也离不开观众。二人转的观众意识最强，“我”和“你”始终相依为命。

（三）消化力很强的“胃”。

二人转生命力强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胃口极大，消化力很强，敢于吐纳古今中外一些观众感兴趣的东西。原则是来者不拒，化他为我。

“化”，不是拼凑，不是镶嵌，而是融合成二人转本体的血肉。

“化”的过程，从少到多又从多到少，从简到杂又从杂到简。总之，从纳到吐又从吐到纳的循环，是艺人根据观众的爱、恶而进行吸取和淘汰的过程。吐纳的循环，使二人转从粗到精，从旧到新，从初始的形态直到不断融化每一时代兄弟艺术精华的现代形态。二人转这一开放的“胃”，使它身强力壮，神完气足，多姿多态，多技多艺，多了某些剧种、曲种少有的开放进取精神，少了那些泥古不化的保守停滞观念。

二人转消化力之强，来自“二”这一形态的相对稳定和独具一格，也可以说来自二人转鲜明的审美个性。不论民歌、说唱、戏曲、杂技，还是风行一时的流行歌舞，一句话，凡是观众爱听爱看的都敢用。但经过演出实践，有些化为“二”的血肉，有些增添了“二”的技艺，有些弥补了“二”的不足，使